

第四章 清代漢人的聚落社會

第一節 聚落形成與發展

明末清初，漢人入墾麥寮地區後，其墾殖區域逐漸擴大，建立起聚落，逐漸過著穩定的生活，建立起包含居住活動的民宅，提供信仰活動的廟宇，維持經濟生存的田園的村莊聚落，從各時期的方志可以看出麥寮地區漢人聚落的建立過程：

表 4-1、清代麥寮地區街莊表

時間	漢人聚落	資料來源
康熙 34 年		高拱乾，《台灣府志》 1960：37
康熙 56 年		周鍾瑄，《諸羅縣志》 1962：31
康熙 57 年後		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 1960：37
乾隆 6 年	海豐港街	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 1961：84
康熙 57 年後 ²⁰	海豐港街、貓兒干莊	范咸，《重修台灣府志》 1961：68
乾隆 25 年	海豐港街、麥仔藪莊	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 1962：88
道光 10 年	麥仔藪街、光在藪（光大寮）、北港莊、火燒藪、中山莊、許厝藪、新打埔、施厝藪、牛食水、格仔頭、興化厝、後安	周璽，《彰化縣志》 1962：40-41；47-48

²⁰根據《台灣歷史辭典》：「范咸 1745 年任巡臺御史兼提督學政，留任 2 年...。」（遠流）1745 年為乾隆 10 年，所以成書應是乾隆 10 以後。

	藔、海豐港街（該處舊有澳口，可泊商船，今隨澳遷移）	
同治初年	康代藔（光大寮）、后安藔莊、夾仔頭莊	《台灣府輿圖纂要》1963：221
光緒20年	麥藔街（乾隆中成市）、興化藔、埔尾莊、后安藔、光多藔（光大寮）、外湖莊、火燒藔、瓦礫莊、坑園藔、楊厝藔、沙崙後、雷厝莊、江厝莊、頂許厝藔、三姓莊、中山莊、新打埔、橋頭莊、施厝藔、格仔頭、崙仔外莊、興化厝莊、大灣莊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1959：82
1904年	麥藔庄、光大藔、興化藔、肖仁厝、外湖、埔尾、楊厝藔、后安藔、中山、三姓、新打埔、橋頭、沙崙後、大灣、興化厝、崙仔外、山藔、施厝藔、雷厝、許厝藔、瓦礫藔。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996：台灣堡圖。

從方志記載的街莊數成長變化看來，道光 10 年的街庄數有 13 個，同治年間的《台灣府輿圖纂要》卻大幅減少只剩 3 個，到了光緒 20 年的《雲林縣采訪冊》又增為 23 個，到了 1904 年又減少為 21 個。聚落數目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其一當然可能方志編纂過程有疏失，但最大的因素是本區地勢低，加上濁水溪及其支流流經本區，因此遇雨容易積水成災，甚至使得濁水溪改道，在乾隆年間、道光年間及明治 31 年均曾發生過嚴重水患，根據目前所收集到族譜、寺廟沿革碑、鄉人口碑均流傳所謂戊戌年水患導致海豐堡的聚落庄毀人去，按戊戌年有乾隆 43 年、道光 18 年、明

治 31 年，但要與族譜所記載吻合的話，²¹推測應該有道光 18 年及明治 31 年均曾經發生水災，導致海豐堡散庄，再對照表 2-3 歷史文獻中清代濁水溪河道的變遷與災害，濁水溪幾乎每幾年就一次大水災，這種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其中道光 18 年使得北港庄從方志中不見，明治 31 年這次使得原本還存在的聚落火燒藪、坑園藪從此消失於方志中。

麥寮地區最早墾成並發展成街市的地區是近海的海豐港地區，富田芳郎曾對台灣港口市鎮做研究，闡述港口是台灣市鎮的起源，且在河港功能衰落之後大多繼續以鄉村都市型態存在。（富田芳郎，1955）港口是漢人移民入台的門戶，移民或由港口為登陸點，向內地開墾；或以港口為根據地，建立市街，成為對外輸出和對內輸入商品的集散中心。海豐港的位置根據乾隆 25 年的《續修台灣府志》：「東螺溪：在縣治南四十里；分自虎尾溪。北折而西，過馬辰、樹仔腳、貓兒干，匯於海豐港入海。遵海而北，為三林港。」（余文儀，1962：26），道光 10 年的《彰化縣志》上記載著：「東螺溪：分自虎尾之牛相觸…過打馬辰、樹仔腳、貓兒干（上三莊名，皆有渡），匯於海豐港（港口舊有商船到此載米粟），入於海（海水入至北路汛防前而止）。遵海而北，為三林港（海汊港口有商船到此載米粟。港水入至二林社止）。」（周璽，

²¹ 按照《蔡佳青陽衍派族譜》記載，其族人於清道光戊戌年（道光十八年）濁水溪氾濫，部落荒廢而後舉家遷移至今新吉村。

1962：14-15）按照東螺溪所經過樹仔腳、貓兒干社等相對位置描述，可以知道東螺溪就是今天的西螺溪，海豐港就位在今天濁水溪出海口。海豐港曾經交通發達，人煙稠密，停泊著點點帆影，可惜於清乾隆年間新虎尾溪氾濫而導致諸豪商及居民遷移至麥仔寮（拱範宮誌，2003：1），也促使麥仔寮在乾隆中成市，而道光六年孫爾準奏請將海豐港與烏石港開放為對渡口岸，根據史載：「海豐港汛，在邑治西南七十里，兵房九間，駐兵二十名。按海豐港現已淤塞，近有宗元港亦可泊小船，宜將兵房移駐於此；與番仔挖港為犄角之勢。」（周璽，1962：200）；光緒 20 年的《雲林縣采訪冊》則記載海豐港口水深尚有丈餘：「在麥寮街西北，由陸路至街十一里。港口水深丈餘，商船每於此避風寄碇；然南北皆有沙線，不能容大船，為載千餘石者可入港。交易則赴北港，以麥寮無大郊行故也。」（倪贊元，1959：82），按照其與麥寮鄉的相對位置而言，可知道清代後期的海豐港雖有其名，但其位置已經有所變動，或功能已被附近港口如宗元港取代，雖然還具有海上運輸的功能，但貿易商行漸漸轉移陣地到較內陸的麥仔寮。

麥寮地區在清朝前期一直劃歸為彰化縣，道光 10 年的《彰化縣志》所述彰化縣共包含 16 保，麥寮鄉各聚落分屬布嶼稟保、海豐保，當時的聚落已經大致形成。到了光緒 14 年，彰化縣又劃分出雲林縣，至此，麥寮鄉多屬於雲林縣的海豐堡，清光緒 20 年的

《雲林縣采訪冊》中，對於麥寮鄉的聚落有較詳細的人口戶數記載，包含海豐堡 68 莊中的 19 莊、布嶼西堡 53 莊中的 5 莊，有些莊在明治 31 年的水患中沖毀，現今屬於荒廢消失狀態或者再次新生的聚落，但比對 1904 年日本政府所繪製的《台灣堡圖》和各聚落的寺廟沿革的碑文描述，可以找出明治 31 年遭遇水患侵襲前屬於今日麥寮鄉的莊名（地名下加橫線）如下：

「海豐堡，在縣西四十五里；堡內共六十八莊：麥藔街、興化藔、頂山藔、埔尾莊、后安藔、外湖莊、火燒藔、瓦礫莊、坑園藔、楊厝藔、沙崙後、雷厝莊、江厝莊、頂許厝寮、三姓莊、中山莊、新打埔、橋頭莊、施厝藔…，東以車路與布嶼西堡分界，西以大海為界，南以舊虎尾溪與尖山堡分界，北以中條、濁水、大溪與彰化縣分界。堡內東西相距十五里，南北相距三十里。」（倪贊元，1959：77）

而布嶼西堡有 5 莊屬於今日麥寮鄉，莊名（地名下加橫線）如下：

「布嶼西堡，在縣西三十里；東以車路與布嶼東堡、大坵田堡分界，西以車路與海豐港分界，南以舊虎尾溪與白沙墩、大坵田分界，北以潭墘溪與彰化深耕堡分界。堡內東西相距十七里，南北相距二十五里。堡內實存五十三莊：…格仔頭、頂山藔莊、崙仔外莊、興化厝莊、大灣莊…」（倪贊元，1959：194。）

今日麥寮鄉總共包含十二個村，有的村是一個聚落組成的，有的村則是數個聚落組成的，其中除了以前原屬於海豐港街的幾個莊因為水患而散庄，僅存戶丁數目記載，但大部份聚落是從清光緒年間一直延續到今天，今列表如表 4-2、表 4-3：

表 4-2、清代麥寮地區聚落戶口數表

聚落	戶口	丁口
麥寮街	490	3530
興化寮	25	112
頂山寮莊	25	65
埔尾	52	337
后安寮	154	934
光豸寮	14	58
外湖庄	36	148
火燒寮	61	264
瓦礫莊	26	158
坑園寮	35	187
楊厝寮	72	333
沙崙後	64	271
雷厝莊	76	334
江厝莊	12	45
頂許厝寮	78	369
三姓莊	12	58
中山莊	52	242
新打埔	16	94
橋頭莊	42	221
施厝寮	46	192
格仔頭	8	23
興化厝莊	42	139
大灣莊	21	99

資料來源：倪贊元，1959《雲林縣采訪冊》：77-81、196-197。

表 4-3、清代麥寮地區聚落名

現今村名	聚落名
麥豐村(麥寮南村)	興化寮、光大寮、麥寮
麥津村(麥寮北村)	麥寮
瓦礫村	霄仁厝(雙厝)、瓦礫寮
興華村	興化厝、山寮、架仔頭、大灣
三盛村	許厝寮、中山、三盛(三姓)、新北埔(已散庄)
新吉村	新吉庄
雷厝村	雷厝、江厝
施厝村	施厝
崙後村	沙崙後、圳寮(牛食水)
後安村	後安寮、埔尾(已散庄)
海豐村	楊厝寮 ²² 、外湖寮、頂火燒寮(已散庄)、南火燒寮(已散庄)、北港仔(已散庄)、坑黃寮(已散庄)、番婆庄(已散庄)
橋頭村	頂橋頭、下橋頭

資料來源：倪贊元，1959《雲林縣采訪冊》；各寺廟沿革碑。

與光緒 20 年的《雲林採訪冊》記載相比較，日人在 1904 年所繪製的《台灣堡圖》²³中，屬於麥寮鄉的聚落只多了「肖仁厝」一個聚落名稱，但是卻沒把早已出現在許多方志裡的「架仔頭」（夾仔頭、格仔頭）列上去，可能因為架仔頭就緊鄰新虎尾溪，在明治 31 年的戊戌水患中也遭受波及。

其中已散庄的聚落，根據沙崙後開元宮沿革、新吉村吉安宮

²² 楊厝寮原名為「羊厝寮」，因早期先民在此養羊牧羊故名，後因嫌其名難聽而改名「楊厝寮」。

²³ 台灣堡圖為日本殖民政府自明治 31 年（西元 1898 年）九月起開始實施台灣土地調查事業的成果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在調查土地權力、區分土地地目和等則以及詳細查明地形。地圖上詳細標示出當時台灣街、庄、堡、廳之行政界線、土地利用狀況、聚落地名、河川水系等。本堡圖集雖然在縣、廳、支廳界線有所調整，至於其下的庄幾乎沒有變化，可作為清末行政區劃變遷的參考。

沿革以及許氏鳴成族譜記載，當時海豐港街（包含今天海豐村、後安村、三盛村三個村）共有九庄社，包括火燒庄、火炭藪（頂火燒藪、南火燒藪）、新打埔、外湖藪、楊厝藪、北港仔、坑黃藪、埔尾、番婆庄，這九個庄後來在多次的洪水氾濫漸漸消失，水患淹沒了整個海豐堡及部分布嶼西堡，每次的水患都相當嚴重，造成九庄社大部分散庄，也造成海豐港的功能喪失，人群的重整，以及許多寺廟的遷移，如沙崙後開元宮、新吉吉安宮、麥寮拱範宮，其寺廟沿革碑均記載著水災的情況。

今就麥寮鄉的方志、族譜、輿圖、寺廟沿革碑文作一聚落發展研究，希望對麥寮鄉的開發有詳細的了解。關於麥寮鄉各聚落在清代的發展，本章分兩部分論述，海豐港街與麥藪街部分見於第二節的街市發展，本節則主要探討麥寮代表性的聚落之形成與發展，分述如下：

（一） 架仔頭

架仔頭是位於今興華村其中一個偏東南的聚落，此聚落比鄰崙背鄉。地名的由來，根據麥寮鄉公所的資料，是本地早期有一位菜販在此擺設菜架而得名，根據周金盆先生所提供的《周氏記神簿》記載，本地由周姓始祖周朝戒最早來此開墾，至今周姓在架仔頭依舊佔多數。根據周氏記神簿記載，周朝戒約於明末清初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由海豐港登陸，往東向內陸發展。

（二） 許厝寮

許厝寮位於今沿海三盛村三個聚落中的其中一個，此地原本為南社所有地，根據日治時期《海豐堡舊慣調查書》記載：「原本為名稱叫南社之蕃社所有地，堡西北角瀕臨海岸一帶地區是沙埔地。」（劉澤民等編譯，2001：59）但根據地名由來，根據龍江衍派的許遠元的支脈族譜記載，許遠元於康熙年間入墾此地，許姓子孫繁衍，蔚成血緣聚落，故稱「許厝寮」，至今此地仍以許姓佔絕大多數，由於沿海地帶屬於鹽分高的，先民來到此地主要以捕魚維生。

（三） 興化厝

興化厝位於興華村的北部的一個聚落，此地名的由來可能與最早的先民是興化府人有關，根據乾隆 25 年余文儀所著《續修台灣府志》云：「南社、貓兒干二社，其祖閩族興化人，渡海遭颶風，船破漂流來台，娶蕃婦為妻。今其子孫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與別番同（「番社采風圖」）。」（余文儀，1962：540）的內容描述來看，這一段話是根據乾隆 10 年六十七所著的《番社采風圖》描述，所以在乾隆以前可能有福建省興化府人的漢人漂流到台灣跟番人通婚的事實，周璽在《彰化縣志》中也給予佐證：「貓兒干社番，有說興化話者，想係興化人入社所傳」。（周璽，1962：388）

不過如前面所述，目前尚有祖籍為福建興化府的太岳衍派許姓後代居住在興化厝，其在台灣已繁衍多代，其族譜記載也說明

了興化厝地名的由來與其始祖有關，加強了興化厝為興化府人開拓的證據；隨著時間推演，接著來興化厝開墾的先民為康熙末年的泉州府晉江縣許景湜，留下四房子孫在台灣，其中兩房許宗判、許宗暢後代均分布在興化厝，許景湜於康熙末年來到興化厝時，太岳衍派的許姓便已開拓興化厝了，可見先民開發興化厝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更早。

（四）沙崙後

麥寮鄉由於鄰近濁水溪，每到冬天，強勁的東北季風便將乾涸河床上的沙吹襲到南岸堆積，日積月累下，濁水溪豐富的沙源造就了南岸一座座可觀的沙丘，當地稱為「崙」，「沙崙後」之名，便是先民尋找一處沙丘的背風坡作為較有利的開墾據點。

根據日治時期《海豐堡舊慣調查書》記載：「沙崙後庄 原本為南社管理地，南方以屬吳德隆豐大租權範圍內之瓦礫庄與八份溝為限，從乾隆末年以來泉州人漸次來此地移住、開墾。…與當時之社蕃通事協商，以每一萬藤²⁴租金一錢之比例繳交蕃租。」（劉澤民等編譯，2001：59-61）根據目前所收集到的族譜，最先來到沙崙後開墾的漢移民應是茂廈衍派的許姓，其第一代許姓祖先大約康熙初年先登陸海豐港，以開什貨店維生，後來乾隆年間的新虎尾溪改道，導致海豐港街遭遇空前劫難，於是三房子孫各自遷往不同地點安居，大房遷至麥寮，二房遷至沙崙後，三房則遷至

²⁴ 藤為計算單位，滿三萬六千藤約為一甲。

橋頭。

除了茂廈衍派的許姓宗族開墾沙崙後外，清乾隆初年間，有許德率族人由大陸泉州府渡台，²⁵定居於昔之南北火燒寮（今之後安與楊厝中間），墾荒討海維生，並與北港仔、番婆庄、頂楊厝寮、南楊厝寮、埔尾、坑黃寮、外湖寮並稱九莊社，其後人丁漸旺，成為地方望族，戊戌年（應是道光 18 年）洪水氾濫，一夕之間沖毀火燒寮等九庄社，民眾撤離至今之沙崙後、圳寮、瓦礫、大灣等處定居，於是許姓高陽衍派也成為開墾沙崙後的主角之一，今日「沙崙後」的大姓－「許」佔絕大多數，但卻分屬兩派。

（五）橋頭

橋頭村就位於濁水溪南岸，今日剛好處於西濱大橋的南端，取名「橋頭村」顯得理所當然，但「橋頭莊」一詞並非西濱大橋建成之後才命名的，據下橋頭《鎮盛宮沿革誌》記載：「橋頭鎮盛宮之建立，溯自前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年），由先人配奉湄州天上聖母神像，自海豐港登台。」但是「橋頭莊」在方志上最早的記載是光緒 20 年的《雲林縣采訪冊》：「橋頭莊 四十二戶，二百二十一丁口」（倪贊元，1959：81），在當時海豐堡的聚落中屬於中型（大的如麥寮街：三千五百三十丁口，小的如江厝：四十五丁口）。又根據日治時期《海豐堡舊慣調查書》記載：「橋頭庄 此

²⁵ 其沿革碑記載，其先民來自泉州府高陽縣，但是經查證高陽縣在河北省，許姓族人可能知道祖先來自泉州府，且屬於高陽衍派，便誤植高陽縣屬於泉州府。

地亦為南社所有之地，從乾隆末年，嘉慶初年起，泉州人漸次來此地移居、開墾，從事開墾者皆為一般人民，未有擁有資本者，只有在小區域開墾成功後，和蕃通事協定繳納蕃租。」(劉澤民等編譯，2001：59-61)相較之下，下橋頭《鎮盛宮沿革誌》的記載與另兩份資料所記載的開墾年代太過懸殊，其記載便顯得薄弱。

從這些記載顯示，橋頭的開墾型態皆屬於小區域的開墾，沒有出現由蕃社處劃出大面積土地，再招募佃戶從事開墾的創業型人物，所以開墾橋頭者不獨一人，根據目前所蒐集到的可慕衍派許姓族譜，許垂某來自泉州府晉江縣九都揚圖可慕鄉，大約在嘉慶年間度海來台到橋頭。今日橋頭村也是一個許姓的主姓村，但構成橋頭的許姓宗族並不單純是可慕衍派，還包含茂廈衍派的許姓宗族因乾隆年間的水患而從海豐港街遷移到橋頭的第三房後代。

(六) 後安寮

後安寮，此地名最早見於道光 10 年周璽所編的《彰化縣志》，但根據目前所採集到的《林家族譜》內容記載，乾隆末年，祖籍泉州晉江縣第十三都後安寮庄的林移渡海來台，落腳今麥寮鄉沿海一帶，墾荒維生，取名「後安寮庄」一詞乃紀念原鄉之意，到光緒 20 年的《雲林縣采訪冊》所記載：「后安寮庄 一百五十四戶、九百三十四丁口」(倪贊元，1959：81)，聚落的規模不可謂不大，林姓宗族日後子孫繁衍，至今在後安村成為主要的姓氏，

爲一主姓村。

（七） 光大寮

光大寮，道光 10 年周璽所編的《彰化縣志》記載爲「光在寮」；同治初年的《台灣府輿圖纂要》則記載爲「康代寮」；而光大寮居民則認爲應是「公代寮」，乃根據先民早年搭寮撿拾海灘的某種海產（公代）而命名。而根據光大寮聚寶宮的沿革，聚寶宮的建立時間爲嘉慶年間，而聚寶宮是根據原來的大、二吏史公廟增建的，顯見光大寮聚落的開墾時間應該更往前推前，光大寮聚落最重要的組成姓氏爲吳姓，吳姓其中有一支是乾隆初年從泉州先移民至鹿港，而後再輾轉來到光大寮，雖不知是什麼時間點來到光大寮，但是可能就是在乾隆年間。

（八） 霄仁厝

舊名「雙厝」，乃因當時只有兩間房厝在這裡。霄仁厝這個聚落在方志所出現的時間，一直要到 1904 年的台灣堡圖才以「肖仁厝」出現，據當地傳說是早期居民風氣不佳，盜賊較多，被鄰近的聚落居民稱爲「小人厝」。但根據目前所收集到構成霄仁厝最重要的姓氏—陳氏—的記神簿，可以發現至少嘉慶初年霄仁厝便已存在，而根據霄仁厝的公廟福興宮記載，其創廟時間爲康熙年代，與聚落出現的年代有一點差距，但其廟宇規模之壯盛可說是麥寮鄉所有廟宇中數一數二的，應該歷經一段時間整修改建而成，不是一蹴可幾的，可以推測霄仁厝存在應有一段時間才足以去建成

如此規模的廟宇。

（九）雷厝

根據日治時期《海豐堡舊慣調查書》記載：「施厝 原本為南社蕃之所有地，其他一半是乾隆中葉，漢人張某由蕃社取得，輾轉於咸豐九年改屬名為林孫穎者所有，徵收大租。」（劉澤民等編譯，2001：60）由較早的日治時期資料顯示，此地原本為南社所有地，再先後由張某和林孫穎成為大租戶，根據目前所蒐集的《雷姓族譜》顯示，其始祖雷興於嘉慶 16 年（西元 1811 年）來到此地開墾，可能是最早的實際耕作者，故此地便名為「雷厝」，至今仍以雷姓為主要姓氏之一。

（十）施厝

根據日治時期《海豐堡舊慣調查書》記載：「施厝 原本為南社蕃之所有地，其他一半是乾隆中葉，漢人張某由蕃社取得，輾轉於咸豐九年改屬名為林孫穎者所有，徵收大租。」（劉澤民等編譯，2001：60）此地與雷厝位置鄰近，原本亦為南社屬地，同樣先後由張某和林孫穎成為大租戶，召佃農開墾，此地名為「施厝」，應與開墾先民姓氏有關，惟可惜今日此地已名不符其實，雖名為「施厝」，但今日姓施的只有三戶人家，且都是近年由外地移入的，今日此地多分布許姓與林姓居民，多是龍江衍派許姓與後安林姓因水患而從許厝寮和後安寮遷徙到施厝。

（十一）圳寮

此聚落規模很小，又稱為「牛食水」或「牛舌水」，現在此聚落的北側有施厝大排水溝經過，所以現在稱為「圳寮」理所當然，但此地名「牛食水」早在道光 10 年的《彰化縣志》及許姓可慕衍派族譜²⁶出現，當地人傳說以前此地有一條水溝經過，居民常帶牛來此飲水，於是以「牛食水」為名。根據許姓高陽衍派的《沙崙後西安堂沿革碑》記載，其族人於道光 18 年水患後來到圳寮，成為現在圳寮的主要聚落成員。

（十二）瓦礫寮

清領時代屬於沙崙後莊，「瓦礫莊」一詞最早見於光緒 20 年的《雲林縣采訪冊》，當時記載有二十六戶，一百五十八丁口，屬於規模很小的聚落。這個聚落原為無人居住的草埔地，因此早期地名為「草埔」。境內部份村民原居現址西側，新虎尾溪北側的北港庄，該村內的許舉先生建造三座瓦礫生產磚瓦，戊戌年（應是道光 18 年）因洪水沖毀而散庄，部分居民遷來本村。其中許舉之子許吹承繼父業在本村北側建一座瓦礫，稱為頂礫；後來由許厝遷來的許蚶目在本莊南側，另建一座礫，稱為下礫。因聚落內有兩座礫生產磚瓦，因此聚落便名為瓦礫寮，本聚落以許姓居民居多。

（十三）新吉

新吉，乃重新集結之意，因為是屬於較晚出現的聚落，故直

²⁶ 許景湜之孫許澤懇娶牛舌水人顏氏（生於嘉慶 2 年）。

到光緒 20 年的《雲林縣采訪冊》還不見此聚落名稱，但很早便開始有居民來此定居開墾，這個聚落居民原本散居於海豐堡的各部落，但因為清道光 18 年大水氾濫導致青陽衍派的蔡姓宗族先遷移至此，構成當地重要姓氏之一，後來明治 31 年又發生水患，使得埔尾、新打埔²⁷兩部落的居民又遷移至此地，由於「新吉」此地比起其他部落出現得晚，規模也比其他聚落來得小。

²⁷台灣堡圖、《雲林縣采訪冊》均記為「新打埔」，但新吉村吉安宮沿革碑則記為「新北埔」，詢問新吉村耆老，由於年代久遠也不知道是新北埔還是新打埔，但應是古方志記載比現代沿革碑可靠。

第二節 經濟活動與街市發展

漢人入墾麥寮後，必然產生經濟活動維生，在傳統漢人社會中，先民渡海來台後，在靠海的麥寮地區主要從事養殖漁業獲捕撈、商業活動，較內陸者則從事農業墾殖。人口漸多，便成聚落，人口增加使得商業活動熱絡，便形成街市。

麥寮地區曾經先後出現海豐港街和麥寮街，由於麥寮鄉緊鄰台灣海峽，成為中國漢人渡海來台的門戶之一，故麥寮鄉的開發時間相當早，當移民人口漸漸增多，經濟活動便日益發達，根據周璽在《彰化縣志》對街與庄的定義：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闐闐囂塵，居處叢雜，人煙稠密，屋宇縱橫。街旁衚衕曰巷。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番民所居曰社」(周璽，1962：39)

以上這段文字，將台灣居民的聚落分為街、村莊、社三種。其中「街」的出現代表著當地人口漸漸增多，出現商業活動，比村莊更具有經濟機能及中心性。根據方志記載，高拱乾在康熙 34 年成書的《台灣府志》內容：「目加溜灣街 在善化里，縣轄多番鄉，鄉民需物皆市府中；獨此一二列肆，故名街。」(高拱乾，1960：48) 此時諸羅縣尚只有目加溜灣街，海豐港街尚未成街，而乾隆 6 年劉良璧在《重建福建台灣府志》出現：「海豐港街(距縣治西

南八十里)」一詞來看，麥寮鄉可能在康熙末年就已經有海豐港街的出現，至少乾隆 6 年以前便有街市出現，一直存在到乾隆年間，由於水患使得海豐港街包含九庄社全受到波及，於是乾隆中麥寮街貿易繁榮成市取代了海豐港的商業活動。

下面就經濟活動與街市形成來勾勒出清代麥寮鄉的生活景象。街市的形成與商業活動息息相關，所以以下所討論的經濟活動排除商業活動，商業活動留在街市形成部分再討論。

一、經濟活動

漢人自明末清出入墾麥寮鄉後，居民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主要以勞動力為主的農業生產，可分為水田與旱園兩種類型，不過根據日治時期所作的最初一年的土地調查（表 2-5）來看，麥寮地區開發到清末，所墾成的土地幾乎都是旱園，水田化的土地微乎其微。水田的糧食生產能力遠大於旱園，故農業經營者無不以將土地墾成水田為主要目標，麥寮地區的農業墾殖早在康雍乾三朝之際就已展開，但是在清代兩百多年的努力開墾下，墾殖效率仍然不彰，不僅耕地率不高，墾成土地也以旱園為主，麥寮地區的水田幾乎毫無進展，主要原因在於第二章所陳述的原因，其農業墾殖的自然環境相當惡劣，不僅地勢凹凸不平、土地貧瘠、土壤不是石礫遍布、就是鹽分過高；冬季東北季風盛行，風強砂多，加上地勢低窪等等不利的因素，於是在開墾過程中，墾民必須克服許多自然環境的限制，必須防風、防沙、去除石礫、土壤鹽分

的改良或適應，由於建陂圳必須耗費大量資金與勞力，而麥寮地區未出現資金雄厚者，所以清代麥寮地區幾乎沒有發展任何陂圳等水利設施，缺乏水源灌溉，土地便多只能以看天田²⁸、旱園的形式存在。

現今麥寮鄉的農業類型依然主要可分為水田和旱園兩種類，水田種水稻，旱園種植甘蔗、花生、西瓜、蔥蒜、油麻等。由於雲林縣氣候溫和，一年四季適合作物生長，專看灌溉水源的充足與否，所以很多土地採用水田、旱園的形式交替使用，不獨生產一類。

麥寮鄉由於地處沿海地帶，所以西半部土地，土壤鹽分高，不利農耕活動，居民就海域從事採集捕撈維生，可在沿海低濕地帶築塭養殖，在《雲林縣采訪冊》均有這些海產的描述：「沙魚：大者重七、八百觔。漁人捕獲，結其腮尾曬乾，及海菜中所稱魚翅。皮可作劍鞘、刀匣；肉亦可食。」、「烏魚：雌者有子，曬乾可食，炸以佐酒；肉亦可食。須冬至前後方有。相傳來自澎湖。」、「西施舌：形如蚌，略小。味極鮮美。」、「竹蛭：形如鴨舌，味美而鮮；亦可曝乾。」、「紅蝦：大如指。」、「粉蟻」(倪贊元，1959：84-85)直到今天，麥寮鄉的西半部沿海一帶仍以漁塭養殖漁業、飼養禽畜維生，並無完全仰賴農業的必要，實際上也無法仰賴農

²⁸ 所謂「看天田」，是指在台灣利用雨期的雨水一年只能種一次水道的水田而言。

業維生。

「依山吃山，俾海吃海」是麥寮沿海地區最好的寫照，據耆老描述，當地稱捕撈漁獲為討海或「抓曾」，主要是趁農閒或晚上，算潮汐時間利用退潮及漲潮前，利用稱為「曾高」²⁹的捕魚網具從事捕撈，出海「抓曾」時，須徒步來回走一、二十里路，如當天沒有漁獲會煩惱，因為將食無著落；漁獲量多又怕挑重走那十里路，所以沿海地區有一句話形容漁民這種矛盾的心情：「有也苦，無也苦」。

根據本人在麥寮鄉田調的過程發現，現今麥寮鄉的西半部(包含海豐村、後安村、三盛村)約全鄉大半的土地仍不利於從事農業開墾，沿海居民所從事的工作除了海洋捕撈外，其土地至多能種種牧草飼養牛羊而已，後來鄉民經政府輔導目前多以飼養豬隻、家禽維生；而沿海土地尚能開闢成漁塭，漁塭養殖則分為淡水養殖與鹹水養殖，前者如蜆、吳郭魚；後者如文蛤、赤嘴、虱目魚。

麥寮鄉東半部，現在即便一年四季氣候均能種水稻，農夫一年也最多一獲，所謂的早冬、晚冬之分；通常農曆十月底開始由於麥寮風沙大，農地便只能休耕或播種榨菜，榨菜生長期為 70 天，榨菜收割後在農曆二、三月開始插秧，水稻生長期較長為

²⁹兩根竹竿做剪刀狀，外開叉較長，並鋪以網子呈三角狀，可一人操作於海灘。

120-130 天，水稻收割後便種花生，花生的產期與稻米差不多，所以兩種可以交換著種，也可以先種花生，再種水稻，但是一年僅能種一次水稻，至於水源原本來自嘉南大圳濁幹線，必須繳水租，但是由於屬於濁幹線的末端，常有水源短少的困擾，現在則直接取自地下水，正如第二章所提到，麥寮地區的地下水層離地表不深，農民只要向下挖，便有源源不絕的地下水可供灌溉，殊不知種植水稻也是造成沿海地區地層下陷的因素之一。

從清代麥寮地區（屬於海豐堡部分）的農產來看：「芝麻、花生、地瓜、膏粱黍、鴨蹄黍、狗尾粟、大麥、西瓜、金瓜、炎瓜、各色荳、菁子、甘蔗、小麥、紅米」（倪贊元，1959：85），這些作物與今天麥寮鄉的作物非常雷同，現今麥寮鄉的作物主要是水稻、花生、榨菜、蔥、蒜等。從清代方志來看，麥寮鄉原並不生產稻米，或量非常少，主要原因在於可溶性鹽類含量高的反鹽土不僅對作物發育產生不良影響，且土壤質地硬不易開墾，所以在日治時期嘉南大圳完成後，麥寮區屬於嘉南大圳的濁幹線，濁幹線總共分爲斗六區、北港區、虎尾區三個灌溉區，三年才輪灌一次，但是嘉南大圳對於雲林縣最大的貢獻是漸漸洗掉土壤的可溶性鹽類，因爲三年一次大量的灌溉水源，有灌溉就會排水，改變了雲林縣的農業環境，使得雲林沿海地區的土壤漸漸能夠生產水稻。（陳國川，2007，雲林採訪冊）

二、商業與街市

麥寮鄉很早便出現街市，依時間順序是康熙年間的海豐港街與乾隆間成市的麥寮街。

(一) 海豐港街

台灣地形，南北狹長，東西稍寬，中央山脈為台灣脊樑，造成台灣河川東西分流，加上第二章水文所述，河川具有洪枯變化大、且每至雨季便氾濫成災，造成台灣南北陸路交通往來的障礙。³⁰也使得台灣在清代南北交通往來，以船隻往來沿海港口比行走陸路更為方便。另外，清代台灣開發肇始之際，即帶有濃厚的貿易取向，聚落與人口的增加，使得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增加，台灣的手工業不發達，所以大多必須從內地進口；而台灣又盛產米、糖等農業生產，並非僅供自給，而是成為商品對外輸出，以交換其他物品或獲取財富，以至於港口便成為貨物集散地而發展起來。

麥寮鄉的海豐港，也稱為五條港，³¹又稱海防港。其在國防重要性、貿易的互通有無的重要性很早就展現，康熙 34 年就有海

³⁰ 例如劉良璧《重修台灣府志》有當時橫渡虎尾溪之景象：「水濁而迅，泥沙滾滾。人馬牛車渡此，須疾行；稍緩則有沒腹埋輪之患。夏、秋水漲，有竟月不能渡者。」（劉良璧，1961：69）；又如大甲溪：「溪廣數重，水盛時一望無際，下皆亂石，溪流湍激，舟筏一不慎，即入海不返。每大雨後，行者必守溪數日，水退乃敢渡。」（姚瑩，〈台北到里記〉《東槎紀略》，89 頁）

³¹ 《清初海疆圖說》：「北淡水港對閩安、中鹿仔港對蚶江、南鹿耳門對澎湖，臺灣門戶也。後鹿耳門淤，改由海豐港（即五條港）。」（文叢 155 種，117-118 頁）《廈門志》：「道光四年，又奏開彰化之五條港（即海豐港）、噶瑪蘭之烏石港。自此，五口通行。」（周凱，1961：169 頁）

豐港徵銀的記載，³²康熙 56 年春所成書的《諸羅縣志》便有對於海豐港的描述：「海豐港(海汊。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港水入至北路防汛前止)，入於海」、「海豐港原係笨港汛巡邏，添設海豐港一汛、遊、守按季輪更，千、把總一歲再更。各港汛並設砲臺、烟墩、望高樓，以防意外之警」(周鍾瑄，1962：13、122)

雍正 9 年，官方開鹿港、海防港(海豐港)、三林港、勞施港(大安港)、蓬山港、後龍港、中港、竹塹港和南崁港等九港為島內貿易港，其船數各限十艘³³。清朝官方對於治理台灣一向不具積極性，雍正 9 年官方開放海豐港為島內貿易港，可推測港口早就存在一段時間了，並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清廷才會擇其地作為重要據點。

至於海豐港街成街時間最早出現的方志為乾隆 6 年劉良璧的《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彰化縣：海豐港街(距縣治西南八十里)」(劉良璧，1961：84)但是根據《拱範宮誌》記載，拱範宮成廟在康熙 24 年，且《茂廈衍派許姓族譜》記載其祖先康熙年間便已定居海豐港街，可以推測海豐港街成街時間應該很早，可能在康熙年間。

道光 6 年(1826)因閩浙總督孫爾準之奏，位於嘉義、彰化

³²《台灣府志》：「海豐港一所徵銀二十三兩九錢九分零四毫」(高拱乾，1960：138)

³³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下)東京，三秀舍，明治三十八年 5 月，p73。

之間的海豐港，因「溪水匯注沖刷，甚為深廣」，³⁴而且「鹿港口門淤淺，商舟不前」，（姚瑩，1957：24）乃開海豐港與噶瑪蘭之烏石港，開放台島各區域大港，以利貨通有無、配撥台運兵眷米穀或糴運內地：「臣查五條港即海豐港，距彰化縣城七十里，距鹿仔港六十餘里，…，有把總一員防守，汛地離港十五里，有村名麥仔寮，商民貿易均在其處。若配運兵穀，由麥仔寮用車載至海口上船，甚為徑便。應請將五條港開設正口」³⁵使得海豐港成爲與大陸對渡的正口，其重要性更加提高，人口遂逐漸聚集。

同時清廷基於海防重要性的考慮，即在港口增添營汛，而具有軍事功能。³⁶清朝在康熙 23 年便設水師協（轄中、左、右三營），海豐汛屬於笨港汛分防（《福建通至台灣府》，文叢 84 種，293-294 頁）「海豐汛：額外一員、安兵二十名（該營汛地雖在彰化、實笨港營守備管轄）」（《台灣府輿圖纂要》，1963：242 頁。）

在光緒 11 年建省後，清廷於台北設鹽務總局，台南設鹽務分局，各地設銷售機關，分別是總館、分館、賤館、販館。一般總館設於縣治地，鹽館則設於重要海口，以利載運配銷，麥寮港便

³⁴ 〈戶部「爲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移會〉，《台案彙錄丙集》，文叢 176 種，283 頁。

³⁵ 戶部「爲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移會），《台案彙錄丙集》，文叢 176 種，284 頁。

³⁶ 清代在台灣防禦單位，以綠營爲主，清末才有勇營出現。綠營則有營、汛（設弁帶兵曰汛）、塘（僅安兵者）、堆（城內置兵宿守者）幾種類型。（林玉茹，1996：100）

設有鹽館，具有與南部或大陸鹽場運鹽，或作為鹽之集散市場的機能。（盧嘉興，1958：60-63頁。）

綜合以上所述，清代的海豐港具有著軍事、商業、經濟功能。道光年間，姚瑩《東溟文集》以港口行政、商業機能及海防重要性來指出各地重要港口：「台之門戶，南路為鹿耳門，北路為鹿港、為八里坌，此關所設者。非官設者，鳳山有東港、打鼓港，嘉義有笨港，彰化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皆商艘絡繹。」

（姚瑩，1960：2）文中五條港便是海豐港，作為彰化、嘉義附近的商賈之出入咽喉，所以商艘絡繹，成為商業中地。

（二）麥寮街

麥寮街成街時間根據《雲林縣采訪冊》記載：「麥寮街 乾隆中成市」（倪贊元，1959：82），但是根據《台灣土地慣行一斑》記載雍正8年（1730），陳、張、石三姓向南社社番合股明買埔地召佃開墾（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1998：60-61），漢人開始大量入墾麥寮，而「麥仔寮莊」一詞早在乾隆25年（1760）的《續修台灣府志》中，顯見經過三十年的開墾，麥寮漸成漢人的聚落，而麥寮街成街的時間點是在乾隆中期（倪贊元，1959：82），當時新虎尾溪洪水成災沖入海豐港，使得海豐港街附近遭受嚴重水患，造成海豐港街聚落庄社莊毀百姓流離失所。³⁷也因為海豐港

³⁷ 這九庄社在崙後村開元宮朱伍府千歲沿革與西安宮張李莫千歲沿革均有記載分別為頂火燒寮、南火燒寮、北港仔、坑黃寮、埔尾、番婆庄、頂楊厝寮、南楊厝寮及外湖寮。

街遭洪水沖毀，居民便往內陸搬遷，一部分往沙崙後、新吉，一部分往瓦磘、麥寮。

海豐港街的沒落的因素，尚有自然環境的變遷使然。由於麥寮地區為隆起泥質海岸，在濁水溪影響之下，堆積至為旺盛，沿岸形成廣大潮埔。(石再添，1980：6)由於潮埔遼闊，海岸線不斷向西挺進，港口便有淤淺之虞。海豐港雖然被開為正口，卻未能完全功能自主，而與鹿港仍有部分功能依存，至道光中葉左右，海豐港逐漸淤塞，乃有將兵防移駐附近宗元港之議。(周璽，1962：200)

道光 6 年，孫爾準奏請開海豐港為正口時曾說：「臣查五條港即海豐港，距彰化縣城七十里，…，汎地離港十五里，有村名麥仔寮，商民貿易均在其處。若配運兵穀，由麥仔寮用車載至海口上船，甚為徑便。」³⁸說明道光年間麥寮已是商民貿易主要所在地。

道光 10 年的《彰化縣志》同時出現麥仔寮街與海豐港街：「麥仔寮街：屬海豐保，距邑治七十里。」、「海豐港街：屬海豐保，距邑治七十五里。該處舊有澳口，可泊商船，今隨澳遷移，如王功宮、番仔挖等處，以泊船處為街。」(周璽，1962：40-41)《彰化縣志》也是海豐港街最後出現的方志，且從描述可知即便是「海

³⁸戶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移會)，《台案彙錄丙集》，文叢 176 種，284 頁。

豐港街」也是隨著泊船處而使得商街遷移，如王功、番仔挖等地均在今天彰化縣芳苑鄉，離現在濁水溪口有一段距離，而此後所有的方志只出現麥寮街，麥寮街取代海豐港街成為當地繁榮的商業中地，根據《雲林縣采訪冊》記載著拱範宮內懸「義濟民天」匾：「道光十四年，彰邑饑，里人林日茂、隆榮號、隆盛號、豐盛號、林文樓、蘊玉堂、裕源號、隆源號、豐泰號、曾捷元、洽榮號、萬順號、錦榮號、豐茂號、吳應中等出穀平糶；台灣道劉、北路總捕同知陳、彰化縣李給匾以獎。今懸麥寮街拱範宮」。(倪贊元，1959：83-84)從這塊匾內容可以讀到當初在麥寮街有著眾多商號，其商業活動在道光年間之興盛可見。另外，從目前所收集到的族譜，也可以發現許多宗族也是靠著商業活動來維持其經濟，如西邊始祖林姓的永吉商號和源發號、龍江七房內第五房所經營的丕泰號，在清代麥寮街都是重要商號。

麥寮街自乾隆年間海豐港被水患所沖毀，商業活動遂往該地集中而在乾隆中成街肆，道光年間海豐港開為正口應是其最繁榮鼎盛的時期，但因為交通因素的轉變，海豐港的淤塞，使得大船無法入港，造成貿易量的減小，使得麥寮聚落機能面臨衝擊，其在清末時「交易則赴北港，以麥寮無大郊行故也」(倪贊元，1959：82)麥寮街終於成為北港之腹地，也說明海豐港港口機能不振。

麥寮街因為海豐港的商業機能而繁榮、人口增長，但也因為海豐港口淤積而失去優勢，尤其明治 31 年再次的水患無疑是雪上

加霜，從光緒 20 年可以看到：「麥寮街 四百九十戶，三千五百三十丁口」（倪贊元，1959：77）；到日治初期，根據吉田東伍的紀錄，麥寮街的人口已減為 1195 人（男 635 人，女 587 人）。³⁹顯示失去港口優勢之地利的麥寮街商業活動的衰落，造成人口逐漸外流，直到今天仍一直維持這樣的現象。

³⁹ 吉田東伍，《大日本地名辭書（台灣之部）》，東京：富山房，1909。